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請大家翻開經本第十八頁，我們從倒數第三行：

【或奪取。】

「對面不與而取。名為強奪。亦名為劫。儀則經云。若白衣鉢等。被賊所劫盜。勿得強取之。說法方便化。或復而回買。不允隨他意。」昨天我們講到這一段。奪取就是當面來搶奪、搶劫，當面不給用搶的，或者用各種方式來威脅、來脅迫，叫對方把財物交給他，這個是明搶。在受到搶劫之後，我們一個持戒的人，在《儀則經》上給我們講，這是指出家人，「若白衣鉢等，被賊所劫盜」。出家人，古時候他只有三衣一鉢，沒有其他東西，他唯一的財產就是衣鉢。衣鉢被賊所搶劫，被他盜走了，我們能不能再去把它搶回來？佛給我們講，「勿得強取之」，你就不要再去給他搶回來。應該怎麼做？「說法方便化」，給他講經說法。這個化就是教化，用講經說法善巧方便勸化他，不可以做這種偷盜的事情，將來果報不好。說法方便有很多方面，是因人因時因地有所不同，所以叫方便法。「或復而回買」，或者是拿錢給他買回來。如果不允就隨他意，不允就是他不接受，那就隨他去，反正搶就給他搶。這叫奪取，強盜。

用各種方式，讓人家感到威脅，不得不把財物送給他，這都是屬於奪取、屬於劫盜這個罪業。譬如說做官的人他有勢力，他要來找你麻煩，你不得不送禮，為了避免麻煩，你只好送紅包給他。其實在儒家講，這個不是真正的禮，有些人把這個觀念都搞混了，這個叫非禮，不合乎禮節的。如果你送禮，它是正當的，是應該要送

的，這個叫禮；不應該送的，不應該接受的，這個在儒家講叫非禮。所以我們說去賄賂、去巴結，或者是不得已的，心不甘情不願的送給他，這個都不叫禮，這個跟禮的精神都不相應，這是非禮，不合乎禮節的。禮它是順乎人情自然的，是和諧的，不是勉強的。譬如說做官的人往往會犯劫盜，很難避免，因為大家怕他的勢力。他在當官，他有權有勢，你要辦什麼事情都要經過他的同意，他如果不同意你就不能辦，故意來找麻煩。這些，有人當然為了要辦事，不得已送錢給他，這個就是屬於劫盜，這個也算是明取的，是明擺的。所以，凡是屬於明顯的，不管用什麼方式壓迫別人拿財物來，這個都叫奪取。

【或竊取。】

『竊取』是私自去偷，我們一般講偷竊。別人不知道，神不知鬼不覺財物就沒有了，這個叫竊。竊盜，他是暗中去偷竊別人的財物。

【或詐取。】

『詐取』是欺詐，用欺騙的。像台灣有一些金光黨，他那個騙術也是很高明。他往往拿一疊錢裝作傻瓜一樣，就在街上拿那筆錢這樣揮，然後另外就有一個人會走過來，兩個人搭檔，他相中哪個人，他就走過去跟他講話、跟他接洽。一般他的手法就是：你看那個傻瓜那麼傻，錢那麼多，可以去騙騙他，你用一千塊跟他換一萬塊他也不知道，你就這樣跟他換，馬上就賺很多，你拿一張給他。結果，實在講，人沒有貪心也不容易被騙，總是要去貪人家的便宜就容易上鉤。他覺得這個好，貪念就動了，錢就拿出來，結果那疊錢拿回去怎麼樣？當中都是白紙。金光黨很多騙術。

還有一種也是博取人家同情的，就找一些斷腿斷腳的，或是小孩子人家拋棄不要的。我前年到上海，馬來西亞同修招待我來旅遊

，那天遊到上海，晚上到上海灘去，上海灘那邊很多男的女的抱個小孩子，表示很可憐，我就給他錢，等一下好幾個人人都抱一個小孩過來，我說怎麼小孩那麼多？那個小孩是不是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，可能去給人家偷抱的也不一定，給人家偷抱走了。這一類都屬於詐取，他是欺騙的，他不是真正那麼可憐的人。我剛出家那一年在基金會，也是有一個年輕人，他就用繃帶把腳包了，好像一隻腳殘廢，然後又拿個拐杖，到基金會去化緣，基金會就拿錢給他。後來有個同修看到這個年輕人走出去，走到路的拐角就看到他拐杖丟在旁邊，那個繃帶拉拉拉，兩隻腳走得可快了。後來回來跟我們講，那個是騙你的，不是真的殘廢，他是假的，他就裝得一跛一跛的，裝一付可憐的樣子。這個都屬於詐取，欺詐。

詐取的方式還很多，像做生意、買賣，竊取跟詐取都有，還有建築工程偷工減料，這個都是算竊取。偷工減料，偷工減料這個也是很多，特別我們中國人最喜歡偷工減料，很喜歡偷工減料，這是中國人的習氣，習氣就是這樣。我們在台灣也是有很多官方包工程，一旦包工程，黑白兩道都要來。白道就是官府，官府是白道，那些黑社會的兄弟叫黑道，黑白兩道都要來分一杯羹，黑白兩道都要來。建築商要應付白道，又要應付黑道，他得標的，他這個錢從哪裡來？他如果要照原來這樣去做，給白道也拿錢，給黑道也拿錢，他怎麼賺錢？他就要拿錢來墊。虧本生意沒人做，很自然的就在材料上偷工減料，不然他賺什麼？就是這樣。損失就是我們人民，人民損失。馬路有時候你看，打這樣十公分，減到這樣，所以常常路開了沒多久怎麼又一個洞、一個洞？你看那個路那麼長，如果它減了一公分，這麼長的路材料省多少。然後要檢查，他就找一個地方，夠深度的去檢查，你看夠了，這樣。但是其他那麼長的都不夠，你不可能一段一段去給它檢查。是這樣偷工減料。人會幹這個事情

總是不明因果，不知道這個因果報應。你怎麼偷還是偷到你自已命中的，你自己命中沒有你怎麼偷也偷不來，而且用偷盜的手段把命中的福報折扣掉、折損掉。外國一些民主國家比較好，他們做的質量為什麼那麼耐用？不敢偷工減料，一偷被查到就要坐牢，很慘。

特別在官府裡面，譬如說你不貪別人的錢財，這個官府（單位）有一百個人，人家九十九個人都拿，你一個人不拿，你這個人會怎麼樣？我看日子也很不好過。我們都這麼黑，只有你一個白的怎麼可以？起碼也要給你抹一點黑黑的，讓你也跟我們一樣黑黑的。我剛出家的時候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有一個姓鄭的居士，他聽老和尚的經。他在台北市政府管建築，要打水泥檢查鋼筋，那個油水是最好的，如果敢拿，在二十四年前，一個月大概除了薪水之外，收個二百多萬的賄賂金都不成問題。這些官員他怎麼收賄賂？譬如說你真正如理如法照這樣施工，他也給你找麻煩，就給你蛋雞裡挑骨頭，弄得你沒辦法，只好要送給他。你送了錢，你當然從那些鋼筋去減少，或者四分的鋼筋變三分的，一樣有一條鋼筋，但是粗細不一樣。一樣有水泥，他給你加一些垃圾下去，灌起來也是滿滿的，一打開又有罐頭又有紙，什麼都有。所以這些做官的是很壞的，他就給你找麻煩；不然我章不蓋你就垮了，你敢不送嗎？很壞的。所以這些做官的將來都會下地獄，沒有一個不去的，不去的很少。

鄭居士他聽經，知道這個因果。他就在檢查鋼筋，他那個章不蓋你就不能打，他工程拖一天就要損失多少錢，你算算看。他說他一個月敢拿大概二百多萬台幣，二十四年前二百多萬台幣很大筆。人家在他那個部門人家都拿，只有他一個不拿行嗎？後來這個鄭居士怎麼樣？辭職不幹。辭職不幹後來去做什麼？去送報紙，每天騎著腳踏車去送報紙。後來老和尚聽到這個消息對他很讚歎。不幹了，我去送報紙。這個人老和尚很讚歎，姓鄭的居士。人很老實，他

就是不拿，不拿人家排擠他。你不拿，他們拿，怎麼辦？人家就排擠他，他在那個單位就很難待得下去。所以說做官的不貪，難，真的很難。

所以這個詐取、竊取手法很多。現在大陸外匯還是有管制，台灣外匯沒有管制，所以有些做縣長的那個油水可多了，第一任是清清白白的，第二任就油水水，都是油水。都是他們把這個錢用人頭，叫建築商把錢匯到外國銀行，譬如說匯到瑞士的銀行，匯到哪一個帳號，去查都查不到他，跟他都沒關係，用這種人頭帳號。這些在商業方面、工業方面，現在在農業方面也是這樣，農業現在就是農藥，時間還沒有到就收成，人吃了就生病，會死。所以老和尚講這是謀財害命，謀財還要害命。這個都屬於竊取跟詐取。所以盜戒這條戒非常廣、非常細，很不容易持，我們一不小心就犯了盜這條戒。弘一大師是我們近代律宗的大德，他說不偷盜這條戒，他不太敢說他持得很清淨，何況我們？所以這一條我們要特別的小心謹慎，避免自己犯了盜戒自己不知道，將來果報現前自己也莫名其妙，怨天尤人。我們昨天講到：

【乃至偷稅冒渡等。皆為偷盜。】

這個是逃漏稅金。「乃至者。是舉前後以明其中。所謂圭合銖兩。種種欺瞞。移標占界。私匿寄物。過分食用常住等。言偷稅者。謂有應輸稅物。而不輸稅。或藏匿而過。或越道而去。亦不得為他藏匿稅物。若是三寶父母之物。應為稅官說法讚歎三寶功德。父母深恩。官不取稅無犯。」我們昨天講到這裡。

父母的錢，我們看「趙大亡女」，這個是在《法苑珠林》第九十二卷，《太平廣記》是一百三十四卷。這講有一個人叫趙大，他有個女兒很早就死了。「長安市里風俗」，長安就是現在西安，古時候唐朝首都在長安，長安市他們這個地區的風俗，「每歲元日以

後，遞作飲食相邀，號為傳坐」。每歲元日就是每一年元旦這天，農曆正月初一，以後一般都是到元宵節，初一到十五這十幾天，在古時候是放假期間。鄰居、親戚朋友「遞作飲食相邀」，遞就是傳遞，一個接一個，今天我家請客，明天我到你家給你請客，大家輪流請客，遞作飲食相邀就是輪流請客，互相邀請。在唐朝的時候「號為傳坐」，傳坐就是傳遞，今天到你家吃，明天到我家喝，互相邀請。

「東市」，在這個城東邊市區，有一個筆工叫趙大。筆工在古時候是專門替人家寫字，他字寫得好，文章寫得好，有些人雇用他來寫文章、寫字。古時候還沒有印刷術，那個時候還沒有，都會請人家寫，像我們佛門裡面有些經卷都請筆工，字寫得好的人他去抄寫。不像現在有電腦打字排版，沒有現在這麼方便，以前都是抄寫。這個筆工叫趙大，「次當設之」，次當設之就是說輪到他要設宴請客。這一天，「有客先到，如廁」，這天輪到他請客，有一個客人比較早到他家，如廁就是上廁所，一般廁所都是在後面，靠近廚房。「見其碓上有童女」，碓就是舂米的器具。大家有沒有看過圓圓的？舂米的。以前的碓，碓就是一個石頭，圓圓的，擺在地上。上面有一個童女，一個女童，「年可十三四」，年紀大概十三、四歲。「著青裙白衫，以級索繫頸，屬於碓柱」。他看到這個女孩十三、四歲，穿著青色的裙子，白色的衣衫，以級索繫著她的脖子，脖子綁在這個碓的柱子。這個女孩子就哭泣，「謂客曰」，對要上廁所這個客人講，她說「我是主人女也」，她就給這個客人講，我是這家主人的女兒。「往年未死時，盜父母錢一百」。在唐朝時候一百錢不曉得多少，不太清楚，她去偷盜父母的錢一百。「欲買脂粉，未及而死」。欲買，女孩子喜歡漂亮，沒錢，去偷父母的錢，偷了一百錢，想要去買胭脂，女孩子擦的，打扮用的脂粉。但是她

錢偷了，還沒有去買脂粉就死了，「未及而死」，還沒有來得及買脂粉就死了。「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」，她說她還來不及去買脂粉就已經死了，這個錢藏在廚房，廚舍就是廚房裡面，在西北角牆壁當中。這個錢偷了，放在那裡還沒有用，「然雖未用，既已盜之，坐此得罪，今償父母命」。雖然還沒有用這個錢，但是既然已經犯了偷盜罪，坐此得罪就是變這隻羊，今天要償還父母的債，以這個命來償債。「言畢，化為青羊，白項」。這個女孩子給客人講完話，她的人形不見了，變成一頭青色的羊，身體是青色的，牠的脖子是白的。他剛才看到著青裙白衫的女孩現在已經死了，投胎做羊，又到她家來還父母的債。

「客驚告主人」，客人看到這個情況很驚訝，趕快去告訴趙大。「主人問其形貌」，問說這個女孩長的什麼樣，客人就告訴他長的什麼樣。趙大一聽，「乃其小女，死二年矣」。他一聽知道，這是他的小女兒，已經死了兩年。偷父母一百錢要去買脂粉，還沒有來得及買就死了，結果投胎去做羊，到她家來還父母的債。「遂於廚壁取得錢」，就按照這個客人講的，到廚房西北角牆壁當中找到這個錢。「似久安處」，就是看起來已經放了很久，因為已經死了兩年，那個錢放了兩年。古時候都是銅錢，放久了會有一些銅鏽，看起來已經放了很久。找到這個錢，跟客人看到這個情況，他女兒跟客人講的話，趙大他們一家人都深信不疑，都符合，的確是他女兒投胎去做羊，到家裡來還債。「於是送羊僧寺，闔門不復食肉。」趙大遇到這樁事情，就把羊送到出家人的寺院，因為出家人不吃肉，就去當長生羊，放生。從那天開始，闔家，這個字念合，闔府，這個闔有關閉、全部、總和三個意思，闔家就是全部家人不再吃肉。因為吃肉，像這樣去吃到自己親人的肉，這個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闔門不復食肉，這一家都不再吃肉。這個公案是一位叫「盧文

勵傳向臨說爾」，唐臨他也是做到吏部尚書，像現在的部長，有一個盧文勵把這個事情傳給唐臨，向唐臨說明這樁事情，唐臨把它記錄下來。

我們再看「卞士瑜父」，這則公案也是跟偷盜有關的，是在《法苑珠林》第七十一卷，《太平廣記》是四百三十四卷，這則公案。「揚州卞士瑜者」，這個揚州應該是現在江蘇那個揚州。揚州有一個叫卞士瑜的人，他的父親在隋朝的時候「以平陳功」，平陳就是平定陳，那個時候天下也是不太平，平定陳的功勞。從這個地方看起來是一個武將。「授儀同」，儀同是一個官位的名稱，在隋朝初年是犒賞有功勞的臣子，是散文官，正一品。正一品就不是副的，是正的，一品官。一品官很大，官有九品，一品是最高的。而且是正一品，還不是副的。但是卞士瑜他的個性很慳吝，慳貪吝嗇，「嘗雇人築宅，不還其價」。嘗就是曾經，請人家來建築他的住宅，但是請工人來，人家工人要花時間、花勞力，還要工資，還要材料費，人家給他做一做他不給錢。這個我都遇到過，而且遇了很多次。以前跟我哥哥去做建築，常常遇到很多老闆很刁難，都不給錢，你做工他不給錢，不然就這裡扣一點，那裡扣一點。有的時候他不給錢的，這個也遇到過，真的有那樣慳吝的人，我也遇到不少，做好了不給錢。有的是你做了一個月，發工資的時候他就給你開個三個月的支票。明天都沒錢買米了，開三個月的支票，我們的肚子還要撐三個月不要吃。開三個月的支票你要去換現金，換現金要利息給人家扣，你票開的時間愈長利息愈多，我們實際上拿到工資，七扣八扣剩沒多少。所以我看到這個公案深有體會。

人家去給他工作，做好了他不給錢。他憑什麼？靠他父親官做得大，這個就是以勢欺人。要跟他拿錢，他就用鞭子，「卞父鞭之」，他的父親就用鞭子打人。他雖然平陳有功，但是這個罪，因果

報應不是說你做官做得大你就沒有因果報應，不是這樣。《地藏經》上講，不管老幼、貴賤、江湖、夷狄、中國人、外國人，你造了這個業，都一樣的，果報都一樣的，沒有特別的。所以因果報應這個事情是最公平的。世間的法律還可以作弊，因果報應因果律它是最公平的；你會鑽法律漏洞，你怎麼鑽都鑽不出因果律。卞士瑜的父親就給人家用鞭子抽，當然辛辛苦苦給你工作沒錢拿，要給你拿錢還要被你打，當然人家心裡會有怨恨。凡是去給他工作的人，「皆怨曰」，大家都發願，說如果你實在是負我，是欠我的，我不是說無緣無故要向你拿錢，你實在是應該給我錢的，你現在不給我，還打我們，死了以後你應當到我家做牛、做馬來還。

大家發這個願之後，這個也算發願，「須臾之間，卞父死」，卞士瑜的父親死了。「其作人牛孕」，作人就是給他工作的人，他家的牛懷孕，他父親一死，他家牛就懷孕了。「產一黃犢」，犢就是小牛。有一句俗話講，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，就是剛生出來的小牛牠不怕老虎。這個叫黃犢，黃犢就是小黃牛。大陸這邊應該有黃牛，我小時候黃牛很多，都在拉車的，牛車，黃牛是拉車的、載東西的，水牛是耕田的。他家產一頭小黃牛，「腰有黑文，橫絡周匝，如人腰帶」。這頭小黃牛的腰部有一圈繞著，橫絡周匝，好像人的腰帶。以前做官的人都有一個圓圓的腰帶，那條牛的皮毛上面，橫絡周匝，好像腰帶。「左跨有白文斜貫。大小正如象笏形」，就是做官的官服，古時候的官服。「牛主呼之曰：卞公何為負我？」牛的主人就叫牠，他看到這個，知道是卞士瑜的父親到他家來投胎做小黃牛，牛主就叫牠，說卞公你為什麼要欠我的錢不給？「犢至，屈前兩膝，以頭叩地」。這頭小黃牛聽到牛主這樣給牠一叫，牠就趕快走到牛主前面，因為牛有四隻腳，前面兩隻腳屈下來，以頭叩地，頭就叩在地上給他磕頭。「瑜以錢十萬贖之」，卞士瑜想用

十萬的錢要把這隻牛贖回家。「牛主不許」，但是牛主他不賣，他就要放在他家。「死乃葬」，死了以後才給牠安葬。「瑜為臨說之」，這樁事情是卞士瑜親自為唐臨說的，那時候到了唐朝，隋朝到了唐朝，隋唐，隋朝接下來就是唐朝。

這是古代的公案。現代有沒有？現代有。我大概十幾歲的時候喜歡去逛街，逛街人家常常給我騙錢。人家在街上擺路攤賣藥的，他那個藥講的像仙丹一樣，結果買回家吃，他講的症狀我都有，但是那個藥吃了就是沒效。他講你怎麼樣怎麼樣，都講得很對，我這個藥就是專治你這個的，結果一吃一點效果都沒有。就甜甜的，大概放一些蜜糖，你吃了也不會死，但是沒有他講的那麼好。也有賣武術的，在那邊表演，身體這裡打那裡打，這個傷藥，治跌打損傷的，那個也有。還有賣胃藥的，泡酒的。我在街上看得很多，我很喜歡去看看這些三教九流的。也有算命的、卜卦的，還有勸善的。台灣有個老道士現在還在，八十幾歲，他就是勸善。他說有一次他病得快死了，怎麼治都治不好，後來他不能動，就請人家用三輪車把他拉到宜蘭一個廟，他去許願，他說如果我前生造的罪孽，這個病醫不好，請神明趕快責備，讓我趕快死；如果我病可以好，不死，我要出來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，他是道教的，但是他也講佛經，他講佛經是外行。他以前講的那些因果報應的，倒是他都有蒐集資料，他都剪報紙。

在民國四十幾年，在台灣發生的事情，民國四十幾年。今年是民國九十七年，中華民國今年是九十七年，大陸只有三十八年。在民國四十幾年，台灣南部屏東就有一個醫生很沒醫德，有錢就醫生，沒有錢就醫死。這樣也算偷盜，謀財害命。後來有一戶人家，他的家人被他不曉得怎麼醫死了。醫生有醫德的人現在不多，真的沒有醫德。有人曾經看到做醫生的人，後面冤魂都跟著一排，都等著

要命的。這戶人家是鄉下人，很生氣，說你死了之後會變牛去還債，好像人不平會發這個願出來。真的那個醫生死了就投胎到他家去做牛，牠身體的皮毛有浮出他的姓名出來，然後這個牛主一叫牠就答應，一叫牠就答應。後來他兒子看到也是很沒面子，他父親怎麼變成一頭牛，而且身上的皮毛浮出他父親的名字，一叫牠就答應，一叫牠就答應。他兒子也是用錢想要把牠買回來，他就是不賣。後來報紙照相去登報。

另外一個跟偷盜是不相關的，是借屍還魂。借屍還魂大家有沒有聽過？就是人死了，他的身體壞掉了，但是他壽命還沒到，陰間要把他放回來，放回來他身體壞掉了，這時候陰間的神，我們在《地藏經》看有大鬼王、小鬼王，就是幫他找一個身體，就是這個人壽命到了，死了，就借他的身體，讓他的神識附在他身上，這個叫借屍還魂。這個我想大陸應該更多，只是現代人比較不說這些，說這些大概會被人家說迷信，你是迷信。迷信兩個字給你扣上去，那個都沒有，沒有這回事。事實上就是有這回事。

這是一個女孩子，才十八歲，是金門人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這個女孩子就落到海裡被淹死，淹死她的陰魂就在海邊徘徊，中陰身就在那邊徘徊，在那邊哭哭啼啼。後來遇到，這個已經是四十幾年前聽的故事，大概四十二年前聽的故事，今年五十八歲，四十二年前，我大概十六、七歲聽到這個故事，我聽到這個故事已經發生十幾年了。神明，因為台灣神廟很多神，什麼王爺，神很多。那個神很同情她，她壽命還沒有到就被淹死了，淹死了幾天屍體就腐爛掉，你要再回去那個不能用了，所以他說他幫她找一個身體。就找到台灣本島麥寮，在雲林縣麥寮，有一個婦人大概五十幾歲壽命到了，壽命到她就死了，死了，神就帶這個小姐的靈魂進去這個婦人的身體。這個婦人死了，神識斷了，她離開身體，女孩的神識就進去

了，屍體轉換的時間幾個小時，它還沒有壞掉，器官還好好的，她又活過來。活過來講話聲音也不一樣，動作也不一樣，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是什麼名字，她講出來的名字怎麼跟他太太的名字不一樣，很奇怪。他說妳怎麼了，怎麼昏死過去，現在醒來怎麼變一個人？她先生就覺得很奇怪。她就說她不是這裡的人，她是金門人，她什麼時候掉在海裡面死了，然後有一個神帶她來這裡借他太太的屍體。她先生聽了也是不可思議，他也沒有遇過這個事情。後來他也是只好認了，她又活過來了，那你怎麼辦？你總不能叫她再死。活過來講話就不一樣，她原來家裡什麼東西都不知道，也只好這樣。

後來這個消息就傳出去了，記者就去採訪，報紙就登出來。這個人現在還在不在我不知道，我聽故事的時候那個人還在。所以這個勸善的老道士（那時候他還不是老道士，現在是老道士，那時候還是年輕的道士），他就說，不相信我帶你們去她家。那時候我心裡就想我一定相信，你報紙都拿出來了。借屍還魂。有人看到她先生，以前都騎腳踏車，有一天她先生要回家，他們鄰居就有看到，她先生後面怎麼載一個女孩子？他太太死了，她先生載一個女孩子回家，跟著他回去。這個都是真的，一點不假。這個不是迷信，一點都不迷，我敢這麼說。

現在活了五十幾年，見聞的事情也比較多，所以我現在要寫，包括這些超度遇到的事情，我要寫也是跟古人一樣，我可以寫一本，現代這種奇聞怪談，但都真的是這樣，真的就是這樣。以前在圖書館師父不讓我寫，寫了人家說你妖言惑眾。我在圖書館十幾年就遇到很多，奇奇怪怪的，譬如小女孩被車撞死，打電話去找館長；還有她生魂出竅，在長庚醫院有個佛學社，我每一年都去做三時繫念。醫院每天都有死人，所以醫院磁場是最不好的。愈久的醫院，愈大的醫院，愈老的醫院，磁場都愈不好，天天有人死。所以在台

灣這些民間的大醫院，他們都有做超度，像台大醫院。台大醫院過去每年也都請我去做一次三時繫念，因為有人跳樓死的，讓病魔纏得受不了跳樓死的，陰風慘慘；還有長庚醫院，這兩家算比較大的。台大算是官方的，長庚算是民間的，都是大醫院。

有一次長庚佛學社的同修葉居士，姓葉，她在那邊當總幹事，在醫院上班，發心帶大家念佛共修。有一次我去講經，她也有請法師去。他們給醫院申請一個佛堂，他們醫院也有開放，有佛堂、有基督教教堂，醫院都有，佛堂她負責。有一次她就來跟我講，她說她們醫院裡面有一個看護，專門幫人家照顧病人的，常常被病人附在她身體。就是醫院的病人，這個病人他還沒有斷氣，但是已經不省人事，一口氣還在，還插著管子，還在呼吸。但是不能講話，眼睛也睜不開，還沒有死，醫生還沒有判定腦死，還在呼吸。然後這個病人就附在這個看護的身上，就跟他家人講，他覺得他自己快不行了，叫她回家，他的西裝哪個口袋有支票多少，哪些事情該怎麼辦怎麼辦，就借她的身體給他家人講。葉居士來問我這個問題，一般是說人死了他再去附人家的身體來講話，這個大家一般比較沒有疑問，他已經離開他身體，他這個還沒斷氣。這個叫生魂出竅，附在人的身體。附在她的身體他就講話，講的他家人就不得不信，因為那個看護也沒有去過他家，而且講話的口氣就是她先生的口氣，叫她哪些事情怎麼安排，借那個看護的身體。

葉居士來問我這個問題。我說這個問題我還是第一次聽說。後來聽師父講經，也有這樁事情，人還沒有死，在昏迷的狀態，他的神識去附在別人的身上。就是我們一般講生魂出竅，那個人還沒有死，但是他生魂出竅，離開他這個身體去借用別人的身體，因為他那個身體已經不能作用，不能講話。這個看護被附得受不了，她講不幹了，不去幹這個工作，太累、太辛苦，被附體很累、很辛苦。

這個我們現在看得很多。這些你說是迷信嗎？我看一點都不迷，都是如是我聞，事實真相。在台灣官方有一些方面他們遇到的很多，但是不敢講，講了怕人家說他迷信。他為了面子的問題，明明遇到了他也說沒有，打妄語。真的是有，不是沒有，因果報應都是讓我們可以提高警覺的。

所以我們看到偷盜這個業，實在講你偷盜無非是想佔人家便宜，佔得了便宜嗎？俗話講，吃虧就是佔便宜，真的是這樣，學吃虧的人他是佔最大的便宜。一直想要佔別人便宜的，到最後是自己吃虧，損到自己的福報，自己的福報折損了。你偷盜別人的財物，將來要還債的，不是偷了就沒事，墮地獄、墮餓鬼，還要到畜生道去還債，到人道來還得還，那個很不好玩。所以明白因果，你給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幹這個事情；不明白因果，他無知，所以他敢做這些惡業。譬如說你偷盜，你無非是想得到利益。你如果知道這個因果報應，你想得到利益反而得到的是損害，還有誰會去幹這個事情？幹了這個事情不是很冤枉嗎？所以儒家講，「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」。君子他樂得做一個君子，他樂天知命，知道命中有時自然有，命中無時莫強求。小人他就是強求，非法的去求，求來的還是自己命中有的，而且被打折了折扣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所以小人冤枉做小人。我們看卞士瑜的父親，你看官做那麼大，一品官，在古代很大，慳吝，佔別人便宜，人家做工錢不給人，偷盜工人的錢，所以死了變牛去還債。果報言之可畏，所以不得不謹慎。明瞭這個因果，自然對這個就會小心謹慎，我們對偷盜這個業會愈來愈減少，到最後就可以完全做到不偷盜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明天剛好是十齋日，大家就誦《地藏經》，多了解因果，《地藏經》都是講因果的，大家誦《地藏經》。我們這個課下次我們再接著講，這一切都看佛菩薩安排

，佛菩薩自有安排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，我們下課。